

華陽國志卷之八

晉散騎常侍導江常

璩道將撰

明姑孰古繁李一公闇生南考訂

滇昆明 苗裔昌心印甫

關中 胡希舜願玄甫

雲間 朱長芳幼馨甫

楚晴川 王 珍章甫父

南州 李曰輔元卿甫全梓

關中後學胡廷器含素甫校
成都後學賀登瀛南之甫校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
勸替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
陽天下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
君漢嘉杜府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
亂然逮在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
第瓊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更叙次顯
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
益國史之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為益州

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為蜀郡金城太守天
水楊欣為犍為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
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
樊建並為相國參軍

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
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
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

聽留辟忌為舍人

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為西河巴郡文立為濟陰太守尚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間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

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不預斯劇皆依故官號為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為寧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嶮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匡用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
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
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
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為
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
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北出麁入營
中軍占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香言軍
出必敗晏以為沮衆斬之

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復諫曰今
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漢祖
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
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
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復諫
於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殺
晏衆夜亂不知所為惟兵曹從事捷為楊倉變
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盡見然從事
廣漢王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

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東井益州之分
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
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
也故旅勲諫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
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漠
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救急益州禍亂
保晏無惡必為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
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乳釋縗經詣洛訴晏
忠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詔謂書因以濬為益
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捷為民陳瑞瑞初以鬼道
惑民一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
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為師
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
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
稱天師徒衆以千數百濬聞以為不孝誅瑞及
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
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捷為唐定等皆免官

或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舡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未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

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舡為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為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中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舡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舡舡器仗

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庭論進取計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叅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

除何攀即中叅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
高徐兆為牙門姚顯都監堅為督

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
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
之祭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
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待將
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
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

詔授別遣叅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
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樊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
淮南胡罷為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
征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
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為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
羗夷置西夷府以平兵軍司張牧為校尉持節

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羅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
夷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為汶
山下萬戶為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為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為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
為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廞為益州刺
史加折衝將軍

關中氐及馬蘭羗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
陰平葭梁州及東羗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
門馬玄尹方掾援之以鹿車運成都未給軍糧
八年廞至州雖從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
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
僂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谷入漢川
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芝開
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
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
平康文降劉纂利羗有讎遂與羗同羗郅逢等

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太守楊邠捷獲縣
堅而降其餘類餘類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魏炳表出軍遣牙門符孫毗為
督護萬人征之戰於常安大為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

夏用江夏太守陳勰為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嶽為太長秋遷成都內史中
山耿騰為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嶽所服佩初
嶽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王陰懷異

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
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
民特此專為劫盜蜀民患之騰數密表流民剛
釁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
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倩態漸不可長將移
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
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嶽惡滕州被
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嶽未出州
故在郡嶽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

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
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構日深入城必有大禍
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
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為西渡江原
以防非常滕不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廡遣親近代茂取滕
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投以
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宗寧藏廡購千金
寧不出尋廡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
詣廡請滕屍喪廡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
敞共備棺塚葬之廡又遣軍逆陳揔揔至江陽
聞廡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
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
也揔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廡軍遇
白揔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
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揔不能更曰趙益州
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
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揔不

聽衆匍摠逃草中摸衣摠服格戰歛兵殺摸見
非摠乃搜求摠殺之歛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
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燦巴西張龜西夷司
馬龔尼江原令捷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馬
叅軍徙捷為太守李庠為威寇將軍召臨邛令
涪陵許弇為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冬以
廣漢太守張徵汶山太守楊郤成都令費立為
軍祭酒時庠與兄弟流驤妹婿季舍天水任回
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董勝
等四千騎在北門歛使庠斷北道庠素東菴良
將曉軍陳不用麾志舉矛為行伍庠勸稱大號
漢庠部下攬歛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
兄子私等十餘人慮特等為變又命為督將安
慰其軍還持庠喪其夜特流徵衆散歸綿竹歛
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綏納皆為特所
殺

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燦逆不許弇怒於州
閣下手刃殺淑燦即亦殺弇二子歛腹心也

永寧元年春正月欽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以
長史費遠為繼前軍宿石亭持等相合得七百
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欽軍略盡進成都城中
凶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徵等夜斬關委
欽走文武散盡欽獨與妻子乘小舡順水至廣
都為下人奉竺所殺哀疑
欽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
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
川長子曷在洛亦見誅

特派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發及龔左相都令袁
洽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
州刺史羅尚聞欽反表欽非雄才又蜀人不願
為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惠
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
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尚書都
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
樂陵徐儉為蜀郡太守揚烈將軍隴西辛冉為
廣漢太守

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奉迎特後進寶物尚以驤為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說尚曰特等隴上塞盜劫賊宜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辛舟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厥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舟又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特自猜懼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羗反於都安之天試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沒女弱為生口數單馬馳為羗所殺

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郵移還流民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去蜀因謂特曰中國乳不足還遣天水閭式累詣尚求弛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尚該許之及秋又求至冬辛舟李苾以為不可必欲移之式為別駕杜蒧說逼移利害蒧亦欲寬迸民一年辛舟李苾以為不可尚從之蒧致秀才板出還家知計謀不可故也

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

事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萬屍氣甚迫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違乎平西若能寬送民災自消矣舟忌又白尚流民前獻乳際多所枉沒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秋七月尚移書梓潼所在抱關

八月關皆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乳矣

九月遣軍軍綿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舟又購特流首百疋特驤悉更其購云能送六郡六姓閻趙任楊李上官及氏僕梁竇符隗董費等首白疋流民本無還意大驚駭趣特

冬十月特派乃保赤祖為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驥驍騎特長子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舍子國離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平李遠武都李博洛陽夕斌等叅佐而閻式何臣趙肅亦為賓從其餘皆有官號辛舟遣護軍曾元攻之為

特所殺尚遣督護田佐牙門劉並助舟復敗進
圍廣漠尚復遣捷為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舟
不能克舟託罪於綿竹令南郡岐邑斬之而潰
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漠詐為表奏稱引梁統推
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太尚書檄告喻閻式式答
曰辛舟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
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羗謂
可長爾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
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債一室五
分復值雨潦乞湏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鹿
但恐繩之太過逆民不肯迎頸受刀其憂在後
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生
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卹彼過
言今辛舟奴亡叔平長遯支分勢解事漸及已
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尚率其
民盡渡郫水以南尚阻長圍自都安至捷為七
百里捍特等保廣漠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匡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

西遣督護衙博西征計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
廣漢太守張徵廣漢太守據德陽

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
叅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晟
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特委誠於下
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
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為特所破
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
丞毛植五官襄班舉郡降特衙博才兼文武征
西大將軍河間王深器之初為陰平太守為從
事巴郡毛扶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
以陽沔之殺寇尚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
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
罪晉乃更用許雄為梁州刺史

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
將張興偽降於驤覘士衆還以告尚尚遣叟兵
襲驤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
梁州刺史許雄毀遣軍討特特備險不得進征西

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
夷校尉本毅遣叟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三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
從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
守徐儉逼降尚保大城特營少城而流軍江西
之檢上蜀民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
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
大事以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尚
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侵暴百姓又分人衆散
在諸村怠愆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村
密尅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從緄出
叡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
隱語曰在彼楊水叡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
城中叡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
特與啓信諸村悉從叡叡還報尚如期出軍討
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
斬特及兄輔遠等李流歛餘衆還赤祖尚乘勝
但施游軍征盪傳特首洛陽焚其屍

李雄以李離為梓潼太守衆還赤祖推流為大將
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助尚次
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蹇碩
太守任臧徑至涪

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氾等軍繁城而綿竹
降涪陵民樂紳杜阿應尚尚又遣督護常深軍
毗橋為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攀弟恭
復為主左氾黃闇逼攻特北營營中氐羗因符
成隗伯石定叛應氾闇攻蕩雄母羅掾甲略
時伯手刃羅傷目柱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
氾闇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
蕩雄破紳還適與氾闇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
突出詣尚蕩榮馬追退軍為叟長子所擒死羅
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流以待蕩死而岱阜並
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驤諫之不納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

李離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
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更雄

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事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轉攻尚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毀破尚軍保大城

夏四月尚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常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祆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於孫阜遣子為質不可乃舉兵與雄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

六月雄從冒羊頰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平西叅軍涪陵徐興求為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官犄角討雄尚不許興怨之求使江西因叛

降雄雄以為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耶
雄使武都朴恭譎尚曰李驥與雄以饑餓孤危
日鬪爭相咎驥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
為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恭曰今事
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
從之恭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耶驥使道設伏
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
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
曰以得耶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
驥別攻捷為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為
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
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
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拔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
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
以李溥為捷為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
女為梁雙妻為已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

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應雄得成都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疑闕守漢中

元興二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舟舟獲驥妻

外子壽兄弟

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楚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雋牂牁尚書置郡

縣統民所在又施諸村叅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司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

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

兵圍之氏求拔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

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

饑餓偽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
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
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
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造孟治曰州軍以破
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
賊來雖衆客氣之常理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
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
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
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關門退走護
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
夜行書數十里而梓潼荆子有誤以父與孟治
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
獲之及吏民十餘家惟漢國功曹母建荷擔仗
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
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漢中民向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
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督尉拜次子延壽

騎都尉

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為梁州商不能
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為刺史治新城
漢中民逼李鳳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司琦張金苟略陽羅秉殺雄太尉李
離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秉為所破殺雲
璜雄從弟也為司空

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

巴西還屬

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為揚烈將
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為兵克復州郡
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
軍張羅進據捷為之合水巴蜀為語曰譙登治
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

秋七月尚薨於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
陽人也歷尚書丞即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

州

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皮素恭混為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驥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順揚顯掾登尚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素字恭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亂不果掾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為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驥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為雄有荆湘有亂氏苻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夔道走犍為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二月氏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隗文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於宮圻破降之旬月復叛

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為主龕窮急自殺主簿
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拘劫明府誰不
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
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
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宣宣誠
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壯龕
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
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
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河南梁人也巴中無
復餘種矣文駟略吏民西上降雄將任回獲捷
為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異行
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
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為張啓與廣漢羅琦
共然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
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為人蜀車騎
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
陽向沈行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健為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宏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為西夷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棟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為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蛇便作山聚其欲叛也運建走保胸山

光遣軍攻破然之建女聞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氏王楊茂搜虎亦來棟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貫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棟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

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萇共討
虎孟萇自處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
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
氏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喪難敵得光鼓吹
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等
討難敵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為雄
矣

蜀自太康至於太安頗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常見
女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
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
寸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邛郫
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
耿滕以為朱草表美於成都王

元康三年正月中欵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
郫城堅盜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
關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

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
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
已沒三十年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
之歲去周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
交市二旬之間流雄之首懸於轅門愚以為宋
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岱生在無所保
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
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為汶山太守而屯
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
以不杜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
入其次易代趙歆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
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誤曰先王規方萬國必魚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
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
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郡州必卿佐之才郡
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
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
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為憂

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
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敘遂覆三州詩所謂四
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之八

華陽國志卷之九

曾散騎常侍導江常璩道將撰

明姑孰古歙系李一公闇生甫考訂

滇昆明 苗裔昌心 甫

關中 胡希舜 頌玄甫

雲間 朱長芳 幼馨甫

楚晴川 王 袵章甫父

南州 李曰輔 元卿甫全杵

關中後學胡迂器含素甫校
成都後學賀登瀛南之甫校

李特雄壽志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實
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
道教百姓實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
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
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
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
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驥字
玄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
容觀少子雄字仲雋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
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存者必
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
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奇
異終為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
氣聞人多歸之既克成都衆皆饑餓驥乃將民
入郿王城食穀

鮮

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
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
成都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公祖父慕隴西王

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
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吐文公以
叔父驥為太傅庶兄始為太保外兄李國為太
宰國弟離為太尉從弟雲為司徒璜為司空閻
式為尚書令襄為僕射發為侍中珪為尚書洪
為益州刺史徐興鎮南王達軍師具置百官下
赦建元太武迎范賢為丞相從弟置流子也以
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

一名延父又名九重一曰夫字元培陵丹興人
也

光熙元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羨旬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
雄依離并見殺驥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為晉平寇將軍李
鳳在晉壽

梁州先已為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
向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雄將張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實
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
道教百姓實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
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
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
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
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驥字
玄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
容觀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
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存者必
大貴雄少時辛舟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
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
異終為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
氣聞人多歸之既克成都衆皆饑餓驥乃將民
入鄴王城食穀鮮

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
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
或都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公祖父慕隴西王

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
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吐文公以
叔父驥為太傅庶兄始為太保外兄李國為太
宰國弟離為太尉從弟雲為司徒璜為司空閻
式為尚書令襄為僕射發為侍中珪為尚書洪
為益州刺史徐輿鎮南王達軍師具置百官下
赦達元太武迎范賢為丞相從弟置流子也以
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

一名延父又名九重一曰夫字元培陵丹興人
也

光熙元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羨旬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
雄依離并見殺驥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為晉平寇將軍李
鳳在晉壽

梁州先已為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
向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雄將張

寶象全在旬琦中雄遣寶反為奸許以伐離寶
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心腹會羅尚
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還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
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為太尉雄自攻奮奮
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急
救援不至還驤壽

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巴西殺文碩是

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頭雄幾死改

元玉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

數千家入蜀以鳳為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在

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

雄驤鄧郢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

功氏符成隗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

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皆以為將天水陳安舉隴

右來降武都氏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

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

夷王冲遣子入質頃之朱提雷炤率民歸降建

寧慶量蒙嶮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虛

已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絹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開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為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故綱紀莫補

子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蕩子稚屯晉壽害其功

太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

二年驤伐越雋又分伐朱提

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

夏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

初氏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為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遺不送成

都曜既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即叛。稚
稚悔失計，連白稚求伐。氏雄許之，群臣多諫。稚
不從，遣稚兄瑒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
迫水道，壽遣與稚弟珩、由陰平入二道討氏。難
敵等先拒壽，珩、壽不進而瑒、稚徑至下辨，以
深入無繼，大為氏所破。稚、瑒皆死，死者千餘人。
稚深自劓責，以謝百姓。瑒蕩之元子有名望，志
尚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

雄妻任無子，養瑒弟班為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
群臣上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
子止侯爵國，志耻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
知人。吾將彌縫國志之耻，以繼宣公之美。」驥與
司徒王達諫，以為不可。雄不從。

永昌元年冬，立班為太子。驥泣曰：「亂始於是矣。」
泰寧元年，越雋、斯叟反攻，圍任回。太守李謙遣
兵征南，費黑救之。

咸和元年夏，斯叟破
二年，謙移郡民於蜀。

三年冬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
珩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脩晉壽軍
屯

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
尉錄尚書摠統如驤

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
母丘奧退保宜都

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
雒以子越為車騎住廣漢

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縣

七年秋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為司馬與邵攀等為
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雋

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
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慶深等助炳時
壽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
雖至齎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
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

之黑諫曰南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
困但當日月削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溷牢之
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
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二郡

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
夷初平威禁其肅後轉凌掠民

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特柯太
守謝恕舉郡為晉壽破之

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建寧夔深
為交州刺史

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遺雄書

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為士大
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
常所希冀進思共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
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
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均閭
至有何已已穎淳以為然使聘相繼

巴郡嘗告急云有東君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偽謚曰武帝

廟稱太宗凡自立三十年

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斑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為

太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變

西董融等曰吾見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不

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

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

輕躁失在田獵

甲子襲位玠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

期代已知北事玠以未葬不許遣玠還涪

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玠於臨次并殺玠仲兄領軍

都弟玠奔晉期偽謚玠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

皇帝子幽顯為其所殺玠兄弟五人皆兵死四

人無後玠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
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期字世運
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為子少攻學問
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
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為安東將軍雄亡越自
江陽來赴喪兄弟怏怏既以玠非雄所生又慮
玠不利已與兄越密謀圖玠太史令韓約上言
宮室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玠不悟遂因夜哭
越殺玠期自立以越為國與壽並錄尚書事
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討玠於涪封越建寧
王以仲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弟保鎮西西夷校
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將軍
玠走即拜壽梁州知北事

咸熙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為后下赦改元玉恒
秋以司隸景騫為尚書令征南費黑為司隸玠舅
羅演為僕射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
襲期立玠子幽謀泄殺澹并誅玠母羅玲子礧
稚妻咎

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事誅之而霸保皆暴
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親而期志益廣
忽慢父時公卿政刑失錯

四年夏四月壽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為言越
請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既誅越
騫初廢期為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死時
年二十四謚曰幽王

五年徙其妻丁於越騫勢又使人就越騫誅其子
壽字武考有幹局愛尚學義志廢少殊於諸子
雄奇之自代父為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
有效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
寄託於壽

期之殺斑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
怒說期取壽憚李珩在北欲藉壽討之故許壽
既受漢封北伐珩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珩得
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伐珩鎮涪歲中當入朝
親常自危憊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

寇警

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勲壽見期越兄
第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不自全
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應恐見害不得
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
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為特
所殺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會
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
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路陽羅悛巴
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為晉稱藩會養弟攸從
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
婚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群下群下信之
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
子勢為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
兵入擄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
殘害數日乃定怕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
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為長史告下
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

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驤曰獻帝母督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恒為尚書令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羗校尉李弈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巴參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為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

秋七月李弈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為兄弟進李閔為征東荊州移鎮巴郡

八月天連陰雨禾稼傷損百姓饑疫草莽臣龔柱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重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

舟震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
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瀆垂向百日禾稼
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
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
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盟知陛下本心者
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願違一旦疆場有
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求為子孫
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
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為靈德宗
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
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岳拱南面歌
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
哉論者或言一州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
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
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
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遠安固之基惜其名位
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
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

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位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
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
為臣當為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
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為當俾法正
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
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
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
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
附深重忘疲病之幾子或涉進真以微言也
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惶恐
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

九月僕射任頽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
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閔閔恭子也初受
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閔執政者以為不可乃
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閔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
有隙是時壽疾病恒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尋巴
郡破壽以為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
輟計

三月拜李弈鎮東伐閩

夏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晉

舉建寧為晉遣又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

雋

秋又遣尚書廣漢李攄為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晉

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

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正迺本釋帝稱王壽怒

殺之車騎將軍王韶為參軍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

尚考

若車騎將軍
E 歸為參軍
死字前後文
不加屬不知
記何事也今
仍舊不存此
字於後以

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

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

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焉當辭思明固請許

之勢疑與廣有謀收管其弟之廣自殺思明

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

思明有智略敢諫諍焉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

民無不哀之

李弈自晉壽舉兵攻車騎突門門者射殺衆潰

勢大赦境內改年號

魯語切西南夷列族

晉子威切姓也

詩集韻切曲味口疇

晉書

離心蜀土孫從山出自巴至捷為梓

潼布滿山谷孫加以饑饉境內蕭條

三年春二月桓溫孫軍至青衣勢大發兵遣督

堅等將之自山陽起合水諸將欲設伏江南以

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碛渡向捷

為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督堅至捷為乃知與

溫異道溫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

十里陌堅眾自潰勢悉眾出戰於笮橋中書監

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東門走

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勢至捷

康封歸義侯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三

年蜀中亦有恠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榮勢時

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

有民馬氏婦姪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

育有馬生駒一頭二身相着六耳一牡二牝又

有天雨血於江南數畝許李漢家春來自臼中

跳出遽歛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筆中又跳出有

猿居鳥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誤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逮遇其時與期倡為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乳離瘡矣爰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識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亥丑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偽僭之徒縱毒度劉未有如茲每惟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

按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壽勢志則勢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者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桓温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

華陽國志卷第九